

时间的流逝 / 也许会让记忆褪色甚至遗失
但至少会有一种情感 / 不曾飘远

沂河童谣 不曾飘远的

王月桢 著

不曾飘远的 沂河童谣

王月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曾飘远的沂河童谣 / 王月祯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08-7267-9

I. ①不… II. ①王…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5149号

不曾飘远的沂河童谣

作 者 王月祯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6
字 数 209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267-9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P R E F A C E

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同时，也是走在回乡路上的游子。故乡，任谁，也是永远打不开的结，说不尽也参不透。当然，我也写。但是，包括名篇大作，又有几人能把乡情写进骨缝里，写在针尖上，勾画在心屏的最亮处？不需要修饰，不需要渲染，只让发生过的最平常的事件复原，只让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不能平息的情感安静地流淌……那么真实，真实的，我们能看到，几十年前姥爷筐头子里拾到的粪渣；我们能闻到姥姥的石磨里磨出的豆香；我们也能彻悟到连姥爷姥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深层含义的每一句话。

正如，作品的名字叫童谣一样，的的确确，它带有童话色彩：儿童的视角，而又在环境的更迭中，展现了大人们的世界。姥姥的内敛，奶奶的豪放，姥爷的敦厚，新娘的平实，

四巴她娘的耿直，舅母们的热情，两个老姥娘的温和，还有二话没问就端上苦涩难咽一碗水的农妇的那股子豪爽劲：乡里乡亲，家长里短，情真意切……这些性格和品质，充满了人性中向上的力量；这些性格和品质，在小人物朴素艰苦的日子里，像春天山野的花朵，无声地开放，不经意地展现，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真实，又是那样的美丽。这让后来的我们所看到的，无一不是沂蒙老区人民形象的真实写照，无一不是平民百姓高贵品质的颂扬，无一不是淳朴民风的真实画面。

最真的乡音，最浓的乡情，从点点滴滴的细节里渗出，当时，不会在意，过后想起，会让一颗颠沛流离的心很痛很痛。而苦难，心灵苦难的嬗变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始末，而与此相融汇的，是“我”人性成长的过程。苦难也罢，人性也罢，小说说不完的离愁别绪，即使再长，也是以情感的源远流长为线索。

人们常说，乡音难改；而乡情更难改。那么，乡音乡情又是什么呢？我与这部书相遇，我更宁愿相信，这是人生在冥冥之中为我安排的一场缘分，因为，这部书，让我找到了回乡的方向！

六〇后读者 黄爱席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引 子
002		第一章 房庄围门外的往事流韵
012		第二章 姥爷的家院，是我浅浅的记忆
027		第三章 守着家园，姥爷姥姥和我，都忙得不亦乐乎
040		第四章 童年的记忆里，这是多么温暖而又快乐的插曲
047		第五章 姥爷，借您劳作的大手，给我拧一支快乐的柳笛吧
059		第六章 我的童年伙伴，我的童年游戏
069		第七章 三巴，田野里长大的孩子
076		第八章 有山才有风景
084		第九章 故乡的色彩是麦浪泛起的笑颜
096		第十章 又是一季农忙时
104		第十一章 田野里长出的果子，是童年悠长的回味

112		第十二章	姥爷姥姥的忙碌和一缕萦绕心头的凄凉
121		第十三章	冬季趣事
128		第十四章	家是浓浓的乡情
134		第十五章	过 年
146		第十六章	编什么锁子呢！我没娘，可是，姥姥，我有您
151		第十七章	第一回进学堂
157		第十八章	姥姥，让您的背再温暖我一次
163		第十九章	我必须长大
174		第二十章	痛到最深处，烙在心上，我无法哭泣
184		第二十一章	送走姥姥，姥爷一如既往的平静、沉默
189		第二十二章	夜真黑，这算不算颠沛流离
199		第二十三章	在离愁别绪里，我的乡情慢慢长大
209		第二十四章	房庄之外，依然有我的故乡
218		第二十五章	奶奶，我的又一位亲人
230		第二十六章	不变的童稚童趣，即使留给了岁月， 也定会在岁月深处飘香
239		第二十七章	用故乡的泥土塑一个真人，再放上您的灵魂， 这就是我站直了的样子
245		后 记	





引 子



几十年了。那人，那事，在我以后的生命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会盘绕于心，映现眼前，任凭风雨漂洗，却总也不曾褪色，这让我备受煎熬。也许，唯有诚恳而真实地回忆和记录下来，算作报答，才能得以宽慰和释解自己！而就在此刻，沂河岸上，繁华如织，微风徐徐。这是早春，我感觉到缕缕暖意。风，或许还是那时的风，或许已不再是那时的风！可为什么，对于往事，对于这块土地，我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和热爱……

第一章

房庄围门外的往事流韵

从北往南，贯穿我家乡沂蒙山区的那条河，叫沂河。奔腾不息的沂河水，如一首岁月永远也唱不完的歌，苍凉、清明、静谧、深沉，而又浩浩荡荡……年复一年，四季轮回，早春来了，寒冰解冻，大地之上，鲜花次第开放；秋意乍浓，燕子飞走，谷粮已运回了家……一辈一辈的人，一茬一茬的庄稼，一场一场的苦难，一次一次的慰藉！是谁养育我长大，我汲取了谁生命中的灵魂……

姥爷的家，在房庄。房庄，坐落于沂河西岸，相距沂河十几里路。它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庄。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说来奇怪，从三四岁时起，我所经历的很多事件，至今都还历历在目。

房庄，在一个叫老沂庄的大庄的庄北，离老沂庄只有半里多路。它们之间，有一条宽阔平坦的大路。大路旁有一所小学校。听说，这所学校的房子，过去是一座庙堂。或许这是真的，因为在校园的东北角，有两间小屋，到现在还住着一个看庙的老道士。

是的，我小时候在这上学时，黑板的后边，还有一座泥塑的雕像。小孩刚来上学，都很害怕。课堂上，我的心思会不由地走神，时不时往黑板底下瞅一

瞅，老是担心那个站着的雕像会动弹，心里也会禁不住扑通扑通直跳。

有一次，老师正领我们念书，不知谁，看到从黑板底下窜出一只老鼠，就“噉”地惊叫起来！同学们“哄”地一下跑到院子里，都吓得哇哇直哭。有的还被挤倒，顿时乱作一团。

从学校朝北走不远，有一个四角方方的小池塘。池塘里，长满一行行排列整齐的柳树。春天或者夏天，柳枝上一条条鲜嫩的柳条，被风一吹，飘飘扬扬。这时，柳树就像站着的一排排淑女正齐刷刷地梳理着长发似的，美丽极了！

夏天，柳枝上的蝉声此起彼伏。一会儿，一只蝉惊叫一声飞走了，又有另一只蝉拉着长调嗖嗖地飞来。若是接近秋季，那就更热闹了，池塘里的水面像一块墨绿色的镜子，青蛙清亮的呼声和知了欢快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像男女声二重唱，有时，还有风吹树丛的沙沙声给伴奏着。

池塘北面一片宽敞的场地，是人们用来脱粒打场的地方。每逢收获季节，乡亲们就把割倒的庄稼运来。第二天，如果天好，就把运来的庄稼在场上摊开晾晒，晒一会，翻一翻，然后继续晒。这样反复翻晒几遍，就差不多开始打场了。

中午，有男劳力把牲口套好，再把套绳拴在碌碡框上，就开始打场。打场的男劳力大喝一声，一手扬起鞭子“啪”的一下，打在牲口背上或屁股上，牲口就加紧走了起来。这时，赶牲口的人兴奋地放开喉咙喊起号子。碌碡^①便吱吱呀呀地在摊开的庄稼上转着圈碾轧。

圆场的妇女则用木杈把散落到外边的庄稼棵向圈里挑，把较厚地方的秸棵匀到薄的地方。邻场的妇女们，边干活边说着话，说到高兴时，就开怀大笑。

碌碡框上的橛子磨得碌碡眼子吱吱作响；场边、垛旮旯里，小孩们在捉迷藏，跑来跑去，这个喊“我捉着大壮了”，那个又喊“小三藏在垛后，我看见

① 碌碡：一种农具，用石头做成，圆柱形。

了，快出来吧”；池塘里玩水的孩子，也在喧闹嬉戏。

农忙时，这些浑然天成的声音连成一片，在天空中回荡！

打完场，卸下牲口，打下来的穰子用杈挑到场边垛起来。然后，全家齐动手，有拿锨的，有拿挡板的，有拿扫帚的，除的除，推的推，扫的扫，很快颗粒就堆成了堆。

这时，打场人到场边蹲下，舒一口气，拿出旱烟枪，插进烟叶袋，按上一管碎烟叶，用火镰打火点烟，吧嗒吧嗒开始抽，边抽烟边仰头看风向。

一袋烟过后，拿起木锨开始顺风扬场。扬场的人弯腰锄起一锨带糠颗粒，再直腰用力向空中扬去，边扬边抬头顺着锨往上看。这样，糠皮被风刮走，颗粒落下。弯腰，低头，直腰，抬头，扬锨，重复的动作，一干就几个小时。

掠场的妇女或者老头要眼疾手快，瞅着扬上去的颗粒落下，扬场的人又弯腰去锄的瞬间，抓紧用扫帚往外扫糠皮，再把没打净的穗子往里掠。

人们把扬好的粮食堆成堆，开始装袋。口袋有大有小，但不管大小，都能装百十来斤。装好的粮食往家运，有的用肩扛，也有的用车推。

听说，虎子他爹的龟腰，就是年轻时扛粮压的。现在，他爹就像背着一口大锅，直不起腰，走起路来左右摇晃，也不能干重活。

这时，满街上来来往往运粮的人，个个累得汗流浹背，张着大口喘粗气。

有些穗头上，还有残留的颗粒，妇女们就用手搓一搓，再用簸箕簸。簸完一簸箕，倒进筲里，再簸一簸箕。

孩子们有的用笤帚把糠皮扫进筐头；有的帮着撑口袋装粮食。

老头们干活仔细，先用杈把穰子垛成垛，再围着垛转圈，用杈把耷拉着的穰子搂下，挑成一堆后，再垛到垛上。

太阳快落山了，场里的活开始收尾。场里收拾家什的，街上推车的、扛麻袋的、挑挑子的、挎篮子的，来往穿梭。夕阳映照下，一幅颗粒还家的丰收图画。

场西北角，靠场边，有一棵皂角树，很高很粗，两个大人都合搂不过来。这树很有古色味，不知生长了多少年。那皂角，夏天，颜色是绿的；到初秋，慢慢变成浅咖啡色；深秋就成深褐色了。皂角树周围有一圈的树根，长出地面老高，如有人路过，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

农忙后，晚秋时，树主人和邻居们的男劳力，就扛着又长又粗的竹竿到树下打皂角。这时，几乎庄上各家都有人不约而同向场里走来。提小篮的、挎小筐的、兜着褂大襟的、撅着拾粪筐头的，都陆续来到场里拾皂角。

每家都很自觉，只拾一份，并且一份里也不捡多。这样，庄上每户人家都能摊到。明年开春，等各家各户拆洗衣被时，这些皂角就能用来代替肥皂。

这棵老树，年复一年，五冬六夏巍然屹立。听老人说，台风和洪水，都不曾将它催倒。没人能够想到去给它浇水施肥，而它却像个赤诚的老者，默默地守护着村庄。人们对它都心存敬畏。

在房庄到老沂庄的路的西边，靠近房庄，有一片菜园。菜园南边，有一排用长着圪针的楸楸树栽成的栅栏，把老沂庄北门外的一片场和房庄南门外的这片菜园隔开。

这片菜园里，有一条东西小路，又把菜园隔成南北两块。路南东边是小伟家的，路南西边是我姥爷家的，路北是大壮家的。

菜园小路的西尽头，有一口井，是专浇菜园用的。井上安一个轱辘架子，架上套一个轱辘轱轮，轱轮上缠一根粗绳，绳的一头拴一个筲子。筲子帮的里面和外面都泥一层用桐油和着的胶泥，这样筲子不漏水也不腐烂。有时，下大雨，庄里吃水的井被淹，庄上人们也来这口井挑水喝。

加上这口井，庄里总共有三口井。这三口井是甜水井，井里的水不论生喝还是烧开喝都很好喝。外庄人也都夸房庄的水好喝。

这口井的西边沿上，有一棵百日红树。我去折花时，很害怕掉进井里被淹

死。因为，听姥爷说，有一次，姥爷不小心，轱辘上的绳子没放完就松了手，轱辘却继续转着，铁把一下子把姥爷打倒，姥爷差点掉到井里。听到这里，我“啊”的一声叫起来：“姥爷，你要掉到井里怎么办，谁种脆瓜和西瓜给我吃？以后，你再浇园我就去看沟子。”

所以，每次来到井台，我头都发懵，心里就像揣着小鸡似地咚咚乱跳。我小心翼翼跣着树边一块青石，跷着脚折下两枝花后就赶快离开。

这里，除早晚有人浇水整理菜园，大多时候没人来。小孩，就更没有来的，因为像我这么大的都快六岁了，他们都得在家看弟弟或妹妹，再说他们上这来，得出南围门，有点远。而姥爷家离得近。我出姥爷家大门，穿过姥爷家门外的场，爬过庄围墙下面的阳沟，就过来了。

果然，今天我去的时候还是连个人影也没有。刚要离开，又不由自主地走进菜园，想看看姥爷种的脆瓜和西瓜结了没有。

走进菜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两畦黄瓜。黄瓜秧已爬满架子，结出嫩生生的小瓜纽，但不大，嘴里都含着小黄花。

姥爷种的脆瓜和西瓜在哪儿呢？姥姥说，黄瓜长大，脆瓜也就能吃了。我不能吃黄瓜，因为我肚子长皮子^①还没好利落，有时还发烧。姥姥说，黄瓜属阴，本性凉，身体弱的人不能吃。姥爷怕我看别人吃黄瓜馋得慌，种黄瓜时，就特意早种上了脆瓜和西瓜。

到底这两样瓜种到哪里去了？我在园里东找西找，楸楸树的栅栏根里我也扒着看了，都没有。我很着急，难道说，姥爷今年忘种了？不可能，姥爷不会忘的！我得再找找。我又转身往北走，一抬头，看到菜园的东北角，有一个土坯垒的小方框，方框上面担着小木棍，木棍上面铺一层谷秸。我用手掀开一条

① 长皮子：黑热病。

缝，趴着朝里望了望。看见了，里边瓜秧都爬得很长了。我不敢使劲掀开谷秸做的笊子，恐怕弄坏后不结瓜了。

我放下心来，起身要走，这才看到园子里种的白菜和萝卜都已开花；园子边上的金针也开出了长长的黄花。

各种颜色的蝴蝶，有的在飞，有的翅膀一张一合地落在花蕊上。

于是，我把两枝百日红花放在畦埂上，再去捉蝴蝶。走近花丛，伸手去捏，蝴蝶飞走了。我又悄悄走到另一簇花丛，过好一会儿，才捉住一只深黄色带黑点的蝴蝶。

花丛里，还有成群的蜜蜂飞来飞去，采着花粉。我想，这些蜜蜂，可能就是姥姥家养的那些吧。

我抬头四下一看，一片空旷。我想起，姥姥不让我一个人到庄围墙外玩耍。姥姥说，围子外有熏烟的坏人，专门逮小孩。他们先把小孩用烟熏晕，再装进麻袋里背走。更可怕的是，我还听姥姥说，有一个外庄小男孩自己到庄外玩，叫熏烟的逮去装进箱子，踞起来不让长，到十五六岁还和五六岁的小孩一样高。熏烟的人还把这小男孩身上的皮割的一道道的，粘上猴毛，把他当猴，卖给玩把戏的人，让玩把戏的人耍给人看，挣钱。

想到这里，我更害怕，就下腰拿起百日红花，捏着蝴蝶翅膀，急匆匆地走出姥爷家的菜园，跨过小路，穿过大壮家菜园，走过庄南门外的东西路，来到围沟沿上，再抬头四下望望。

我坐在沟沿上往下滑。沟沿很陡，沟很深，不过春天没下雨，沟里没有积水。我一口气滑到沟底。

围沟底下，阳沟口附近的那一小片地方比较平整，因为平时下雨，姥爷家场里的水，都经过这阳沟流进围沟，冲来冲去就不那么陡了。

走到阳沟口跟前，我的心又扑腾扑腾跳起来。姥姥说，只要头过了阳沟口，

身子就能过去，身子如果过不去，可以立愣着过。这个不要紧，因为我刚从这阳沟口爬出来，这一小会儿的时间，头也不会长得那么快吧。可姥姥还说，阳沟是用石头垒的，石头缝里碰巧会有蛇爬出来，往人嘴里钻，还会缠着人的身子使劲勒，能勒断骨头。这多吓人啊！

想到这，我的心吊到了嗓子眼。那我就爬上围沟岸，转到庄的南门再进庄吧，可是，这样的话，路有多远啊，再碰巧遇到熏烟坏人，把我逮去就更倒霉了！

想来想去，还是爬阳沟吧，哪会有那么巧啊！我心发慌，趴在阳沟口前，腿伸直，脸转向一侧，头贴近地面，先放了手里的蝴蝶，再把百日红花续到阳沟里边。然后，整个脸朝地，扒着石头缝向里蹿。蹿一蹿，就把花向前续一续。

好不容易露出头来，我把花放到阳沟口外面，抬起头，扒着地，猛一使劲，整个身子蹿出阳沟。我拿起花，站起来，长舒一口气。

穿过姥爷的场，进大门。还好，没撞见姥姥。姥姥正在西锅屋做饭，也没在意我。

我在石台底下拿出一个小黑坛，装满水，连花一起抱进堂屋，把小坛放到八仙桌上，把花插进坛里。啊，真好看。桌上那三个泥娃娃看见鲜花，好像也咧嘴笑了。

胖娃娃，你光知道笑，你哪知道，来回一趟，我有多害怕！胖娃娃，你要是像小伟的弟弟和松巴的妹妹那样，是个真人，会坐、会爬、会笑、会哭、会吃、会喝，那该有多好。我抱你出去玩时，你就坐在场边看；饿了，让姥姥泡麦煎饼，炒鸡蛋喂你；长大了，我领你爬阳沟，到庄外菜园折花。可惜，你是泥塑的，不是活的。

想到这，不由一阵心酸。姥姥说，我一天天长大，不能再爬阳沟了；再爬的话，头过不去，说不定会卡到里边。是的，从那，我再没爬过阳沟，也没再独自一人到庄外玩过，有时，会跟着姥爷走南围门到园里去摘瓜、拔菜，想要

花的时候，就让姥爷给我折。

南围门外的东边紧靠围墙根，还有一个更小的长方形池塘。夏天雨季，里面盛满水，青蛙和癞蛤蟆，白天黑夜不停歇地“喂哇——喂哇——”高声吵闹；秋末，池塘水干了，它的主人把里面淤泥挖出，晒干砸碎，再倒一倒，运到地里当肥料；冬天，池塘北面有很高的围墙挡风，池塘的墙都是用青石砌成，池底又很干净，太阳一晒，暖洋洋的，所以，这里就成了庄上老头们晒太阳、闲聊的好场所。

这庄上的妇女很少有闲着手串门的，如果没别的活干，她们就用线砣子捻丝线。老头儿，也不出来闲逛，出南围门、蹲围墙根、晒太阳，也都背着粪筐头子等着去拾粪。

太阳东南晌^①，老人们背着筐头陆陆续续地来到池塘北边围墙根，把铁锨靠着围墙一竖，放下筐头，一字型排着蹲下。他们有的从腰里抽出旱烟袋，按上烟丝点上火就抽烟；有的袖着手，把胳膊平放到腿上养神。

我没小伙伴玩时，也跟着姥爷来这里晒太阳，听拉呱^②。我听呱着迷。我蹲在姥爷怀里取暖。姥爷不会吸烟，时不时伸手捋胡子。这些老人都慢条斯理地说些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我听了也很感兴趣。

住庄东头的三舅就好说他下东北伐树的事。他说：“东北的深林可大啦，几天几夜走不出来。太阳一落，人就不能出门。狼遇着人就呼地扑上去，扳着人的脖子咬喉咙，咬死再吃。”

可我并不害怕，因为三舅说过，东北离这里很远很远，狼来不了。

秋天，多打了一点粮食，老人们都喜形于色，继续盘算着明年的光景。有

① 太阳东南晌：九至十一点。

② 拉呱：聊天。

的说，山上地高涝不着，过年开春种上二亩谷子；有的说，在山上种几样煎锅豆，到冬天做糊涂，小孩肯喝；还有的说，在东湖种上几分瓜，卖几个钱花也不亏。

姥爷是外姓人，年龄最大，辈分最高，和这庄房姓是老亲。庄上除四家外姓人，其他都姓房。说起来，也就数我姥爷家日子过得殷实。姥爷为人忠厚善良，又有干庄稼活的本事，所以，老人们都愿听他讲持家之道。

姥爷说，庄稼人只要勤利就饿不着，人勤地不懒。冬天多拾几趟粪，来秋就能多打几斤粮。天灾人祸过去了，日子还是能过好。

姥爷又说，他十四岁自己出来闯，给人家放牛，每年挣的工钱让本家远房的一个婶子给存着。秋收时，婶子就用这些钱买粮储存，到来年春天缺粮季节，高价卖出，到秋天再低价买进。这样，钱攒多了，就买地。买了地，自己起早贪黑种。打的粮食再加一年开的工钱，三年两年就又买一亩地。二十多年买了十几亩地，又跟学本家临墙盖了七间屋，总算有了个家，把我姥姥迎进了门。

谁知让土匪一把火给烧得一干二净。当然，学本家房子也不例外。学本一家日子没法过，一家老小去逃荒了。

姥爷继续没白没黑地拼命干。姥姥除帮衬着种地，每年还养十来席蚕。蚕吃老食时，自己家的桑叶不够吃，姥爷就晚上不睡觉，到庄外去采点桑叶。那几年日子过得可艰苦了。

几年苦日子熬过来，又在庄里新买了宅地，一气盖十三间屋，还在场西南角盖两间大车屋，又拿三间外屋开起了糖房，接着又买了牛、驴和大车，日子慢慢红火起来。学本家逃荒回来，没房住，姥爷停了糖房，替他家腾出了外屋。

这些老头你一段，我几句，身上晒暖和了，就拿起锨，背起筐头，陆续到湖里或庄外去拾粪了。

等起身拾粪时，姥爷就对我说：“回家吧，不要远处去，你姥姥会发急。”